

〔日〕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 译

爱的 流放地

愛の流刑地

时代文艺出版社

女人，一旦她的身体开始奔跑，就无法停下。

中年过气作家菊治在职业生涯陷入困顿之时遇到了已有三个孩子的已婚少妇江冬香。冬香与丈夫感情失和，婚姻生活如同一潭死水。菊治带给了冬香从未有过的激情与快乐，于是她不顾一切地投身其中，不断地追求绝对完美的爱情，最终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

冬香死后，两人的恋情大白于天下，菊治开始接受法庭的审判。然而，现实社会的误解与偏见，却让他百口莫辩。



磨铁图书

上架建议：日本文学

ISBN 978-7-5387-5594-7



9 787538 755947 >

定价：55.00元

愛の流刑地

爱的流放地

[日]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流放地 / (日) 渡边淳一著; 竺家荣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87-5594-7

I . ①爱… II . ①渡… ②竺…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6800 号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7-2017-0069

愛の流刑地 by 渡辺淳一

Copyrights © 2006 by 渡辺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8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瑀婷

出版策划 赵菁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爱的流放地

[日] 渡边淳一 著 竺家荣 译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 450 千字 印张 / 15.5

版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5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 0 0 1 / 邂逅
0 2 6 / 幽会
0 5 4 / 黑发
0 8 0 / 蓬莱
1 0 9 / 风花
1 4 1 / 细雪
1 6 4 / 春昼
1 9 0 / 短夜
2 2 4 / 青岚
2 5 3 / 梅雨
2 8 0 / 焰火
3 1 5 / 风逝
3 4 4 / 病叶
3 8 2 / 长夜
3 9 8 / 秋风
4 2 2 / 秋思
4 5 3 / 雪女
4 8 1 / 激情与虚无(译后记)

菊治看到那女子抬起手遮挡阳光时，不知怎么，想起了风盆舞¹。

此时，他们已互道了“初次见面”，寒暄过了。

然后，两位女士在菊治的对面落了座。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老相识鱼住祥子，另一位女士是祥子带来的，名叫入江冬香。

“请问，冬香是哪两个字？”菊治问道。

“冬天的冬，香气的香。”对方慌忙回答。

服务生过来招呼客人，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要了咖啡。

然后，自然而然地，菊治和早已熟识的祥子交谈了起来。

“您是什么时候到这边的？”

菊治到达京都是在一个小时前，在车站大楼里的饭店办完入住手续后，就赶到咖啡吧来了。

“您在京都要待一段时间吧？”

“我打算明天回去。”

“回去有什么要紧事吗？”

1 日本富山县八尾町为震慑风神，祈祷丰年举行的祭奠活动。从每年九月一日起举行三天。男女在三弦、胡琴、大鼓等的伴奏下，唱着《越中小原节》（当地小调），彻夜跳舞。也叫作“小原祭”。

“倒也不是……”

冬香就是这个时候把手抬起来的。也许是午后斜阳有些晃眼，冬香轻轻抬起左手，遮在额头上。

菊治立刻被她那朝外翻出的手掌心和柔软的纤纤玉指迷住了。

“好柔软的手啊！”菊治感叹道。突然间，他回想起曾经看过的越中¹小原风盆舞的优美舞姿来。

身着淡红色和服的女子们，戴着压到眉间的斗笠，微微弓着腰，踏着内八字步，缓慢地边跳舞边向前行进。

这是为了震慑秋风，在富山的八尾地区世代相传的一种舞蹈。在蕴含着哀婉忧伤旋律的三弦琴和胡琴等伴奏下，舞姿也十分稳健而优雅。

冬香抬手遮阳的姿势和那些跳舞的女人的舞姿很相似。

“请问……”菊治小声发问，冬香赶忙把手放了下来。

“你跳过风盆舞吗？”

冬香仿佛看到了不该看的动作似的，立刻垂下眼帘，轻轻点头道：“偶尔跳……”

听到这出人意料的答案，菊治瞪大了眼睛。

之所以这么问，不过是菊治的一个闪念。他觉得冬香刚才扬起手时的姿势像极了跳风盆舞的女子们挥动双手时的样子，才随口问了一句。

没料想竟被自己猜中了，菊治立刻感觉和冬香亲近了许多。

“您是怎么知道的？”鱼住祥子很吃惊地问道。

菊治点点头，含糊地回答：“只是一种感觉吧……”

说起来，两年前，菊治专程去富山的八尾看过一次风盆舞，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那是两年以前的事儿了，这一记忆突然在此时复苏，连菊治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真了不起呀，老师……”祥子说完，看着冬香说，“入江小姐是富山人，有个婶婶在八尾，所以她从小就跳风盆舞。”

1 日本富山县地名，源自古代位于当地的日本越中国。

祥子介绍时，冬香缓缓点点头。

“所以，那是四年前吧，我也请冬香小姐带我去看风盆舞了。当时我还跟她学着跳了一会儿呢。您是什么时候去那边的？”

“大概是两年前的吧。真是优雅的舞蹈啊，非常好看。”

“冬香小姐跳得可好呢。她一戴上斗笠，就立刻变得性感起来了。”

不难想象，这位身高约一米六〇，身材窈窕的女子，微微前倾着身子跳舞的姿态，一定相当妩媚动人。菊治将欣赏的目光投向冬香的时候，她轻轻摇了摇头。

“已经很久没跳了……”

“小时候学会的舞蹈，绝对不会忘的。什么时候能让我饱饱眼福啊？”

“那就下次一起去吧。好像是九月二日和三日两天吧。人们边走边跳着舞从各条街道出来，在大街上汇集成长长的行进队伍，通宵达旦地跳个不停，是吧？”

和这两位女子一块儿去看风盆舞，是个不错的主意。菊治再次将目光移向微微低着头的冬香时，祥子说：

“老师，您看上去很精神，一点儿都没变啊。”

“哪里，怎么会呢。”

“您还是那么忙吧？”

话题突然转到了自己身上，菊治没有回答，默默地喝着咖啡。

这个世上的人们，似乎都喜欢以难以置信的随口口吻对菊治发问：“您一定很忙吧？”

不错，十八年前，菊治以《爱的墓碑》这部小说获得了通向文坛的登龙门奖——新人文学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小说描写的是菊治上高二时，与女同学江上瞳之间的一段刻骨铭心又匪夷所思的恋情。

早熟的瞳和好几个中年男人都有交往，然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菊治，被瞳的魅力所吸引，为她神魂颠倒。故事最终以女主人公瞳十八岁时突然自杀结束。菊治茫然若失，为女人心如此深不见底而倍感困惑。

虽说这篇小说差不多是根据菊治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但女主人公奔放不

羁的生活方式，或许引起了女士们的共鸣，小说迅速成为广受欢迎的畅销书，销量一举突破了三十万册。

小说大卖也给菊治带来了好运。一年后出版的描写主人公与年长女性爱情悲剧的《安魂曲》再度畅销。在菊治三十八岁时，他被人们冠以了“畅销小说作家”的称号。

然而，不知是好事多磨，还是菊治的实力不济，他的第三本小说却意外地受到冷落，接下来的第四本小说更是无人买账甚至被苛刻地批评为不过是些故弄玄虚的庸俗之作。

与菊治的蹿红相辅相成，其热度的消退也快得惊人。尽管如此，起初一段时间，仍然有几名编辑鼓励他继续创作。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菊治受到这种不安心理的困扰，很难写出像样的东西来。

后来，菊治就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因焦虑无从下笔，又因写不出东西来导致新的焦虑。十年过后，他已成了被文坛遗忘的作家了。

作品一旦卖不动了，读者自不必说，编辑们也很快离他而去，没有人约稿，连生活都成问题了。

早知会这样，当初就不该辞去出版社的工作。菊治后悔莫及，可为时已晚。不过，他还是拜托以前的老朋友，谋得了一份私立大学讲师的工作。可是仅靠这份收入还是很困窘。于是，从为他人代笔，到为杂志撰写稿件，只要能够挣钱，菊治来者不拒。

这样干下来，总算衣食无忧了，但是，对于以作家身份为荣的菊治来说，是很伤自尊的。

在这种状态下，“您还是那么忙吧？”这句问话，在菊治听起来，就无异于一种嘲讽了。

当然了，眼下菊治的生活状况还不能说有多么悲惨。

虽说收入不多，但私立大学讲师的工资以及撰稿收入等，每月也有近四十万日元的进项。再加上一些文艺杂志或报纸等刊物请他写杂文或者文学评论，以及地方杂志、业界报纸的约稿等等，全部算在一起，每个月能有五十万日元左右的收入，一个人生活绰绰有余了。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菊治和妻子虽是夫妻，却一直分居。二十五岁的独生子也有了工作，自食其力了。

他们之所以没有正式离婚，是妻子这样要求的。她热衷于年轻时喜欢的插花艺术，好像还带了好几名弟子。所以分居的时候，菊治把他们夫妻住的公寓让给了妻子，自己在千驮谷租了一套小公寓，光每个月的房租就得十万日元。

到现在已分居五年。夫妻二人都已五十五岁，渐入老境了，但事到如今，双方都没有破镜重圆的意愿。

原本菊治就是个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男人，而妻子也一向视事业比家庭更重要，并非愿意一辈子相夫教子的女人。

丈夫、妻子和孩子虽然同在一个户籍里，却不住在一起，而是各有各的住处。在这个意义上，算得上是一种理想的分居状态，各自的生活也都比较稳定。

从世俗角度来看，不失为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可菊治却有种丢失了什么宝物的焦躁感。

自己曾经是那般风光无限的畅销小说作家。

从那风光无限的峰顶坠落下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强烈、太沉重了。

如今，虽说仍然有一些杂文的约稿，但菊治期盼的是重新写出一本像样的小说，获得应有的评价。

菊治不甘心就此终了一生。自己永远是一名作家。每当这么想时，他就会感到难以名状的烦恼和焦躁。纵然目前生活无忧，也不能治愈曾经辉煌过的男人难以言说的失落感。

“老师……”

祥子的声音使菊治慢慢回到现实中来。

是啊，自己以前被称为老师的。曾经获得过人人羡慕的新人文学奖，自己的作品畅销时，周围的人都尊称自己为“老师”。

从出版第一部作品开始，菊治就荣幸地出席了银座书店举办的签售仪式，

当时在书店门口立着一块写有“村尾章一郎老师签售会”的大牌子。

菊治曾经是一位名叫村尾章一郎的作家。

“村尾菊治”这个名字，许多人都没听说过，其实这是他的本名，“章一郎”是借用他叔父的名字。叔父比菊治大二十岁，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高高的个头，玉树临风，很招女孩子喜欢。

因为叔父拥有这样美好的形象，所以，在报名角逐新人奖的时候，菊治就借用了这位叔父的名字作为笔名，果然一举摘得桂冠。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幸运的笔名。从那以后，“村尾章一郎”这个名字独自前行，村尾菊治自不必说，就连叔父也受到其困扰。

没想到，才几年的工夫，“村尾章一郎”这个名字就像日本的泡沫经济般消失不见了，只有“村尾菊治”这朴实的名字存留了下来。

然而，祥子她们好像并不这样看。

在文坛走红后不久，菊治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时，祥子作为自由撰稿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因此缘分，祥子结了婚搬到大阪以后，也一直和菊治保持着书信往来。所以在祥子的印象中，菊治还是当年那位年纪轻轻就在文坛上红极一时的畅销小说作家的形象吧。

“今天，入江小姐和我一起来，是想请您给签个名。她带来了一本老师您的《爱的墓碑》的初版……”

菊治看着冬香，对祥子问道：“读过我的作品吗？”

“当然读过。我们住在一栋公寓里，闲聊时才发现我们俩都是老师您的崇拜者。所以，我们说好了，您有机会来京都的话，一定一起来拜望您，今天终于……”

听着祥子的解释，菊治感觉自己渐渐回归作家村尾章一郎了。

如果冬香是自己处女作的粉丝，那么她是几岁时读的那本小说呢？

“那本书已经是快二十年以前的了……”

菊治刚说到这儿，冬香害羞地垂下眼睛，说：“我上高三的时候。”

“这么说，和小说的主人公同龄……”

望着点头的冬香，菊治想象起冬香十七八岁时的模样来。那时她肯定还

穿着水手服，虽然身材高挑，依然未脱尽青涩少女的娇柔吧。

“这本书，你是在富山读到的吗？”

“对，我是偷偷地……”

冬香小声回答，祥子接过来说道：“那一年我大学毕业，把那本书带回家去读，还被妈妈骂了一顿，说我看下三烂小说……”

虽说女主人公和几名中年男子都有恋情，但菊治并不是将她作为放荡女人来描写的。

“那个故事是真事吧？”祥子问道。

菊治点头答道：“不过，那时我只是被她耍着玩的……”

“我家是老式家庭，对那一类书管得很严，可我们都非常喜欢看，特别羡慕那个自由潇洒的女主人公。冬香，你也是吧？”

一瞬间，冬香的眼睛放射出奕奕神采。

“我看了好多遍呢。”

“今天机会难得，你就让老师给签个名吧。我这儿有签字笔。”

祥子把签字笔递给菊治，冬香小心翼翼地 from 包里拿出书来。

淡蓝色的封面上，象征墓碑的白线交错着，正中央隐约浮现着一名少女的侧脸。

看来她保存得很仔细，尽管历经近二十个春秋，橙色腰封依然完好，看不到什么污迹。

“你是叫入江冬香吧？”

菊治确认了冬香的名字之后，正要在书的衬页上写她的姓名，冬香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对不起，请您只写我的名字，可以吗？”

这就是说，她希望在书上只写上“冬香”二字吗？

菊治又确认了一次。

“不好意思。”她低下头，小声说。作家签名的时候，一般的读者都要求写上自己的全名，而冬香这么要求，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菊治正暗自思忖，只听祥子半开玩笑地说：“只写你的名字的话，不管将来离婚还是再婚，都没关系是吧？”

原来是为了这个，菊治悄悄瞅了冬香一眼，冬香没有说话，垂下了眼睛。

菊治没有再追问，在书的衬页上写了“冬香女士”，然后，另起一行，在左边稍低的位置签上了“村尾章一郎”。

“这样写，可以吗？”

菊治将签字那页翻开着，把书递给了冬香。冬香道了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签名。

见冬香看得这么专注，菊治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这么多年了，还把书保存得这么好，谢谢你！”菊治表达了谢意。

冬香听了，抬起头来说道：“这本书之后，老师写的《安魂曲》那本，我也有。”

“你把那本也一起带来就好了。”

“真的吗？我觉得让您签两本，有点儿不合适……”

菊治本想说“那么，下次带来吧”，但忍住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祥子等不及似的问道：“您最近在写些什么作品呢？”

说实话，可以称得上是小说的东西，菊治现在什么都没写。虽说写作的欲望很强烈，可一坐到桌前，就老是发呆，什么也写不出来。再说了，就算是菊治想写，也不会有杂志愿意给他发表的。

然而，面对两位自己作品的老粉丝，菊治无论如何也不想实话实说。

“我最近正在构思……”菊治狠下心编造起来，“我打算尝试着写写以京都为舞台的东西。”

“真的吗？”

祥子兴奋地发问，冬香也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我正在收集有关祇园茶屋¹方面的资料……”

菊治一边说着，一边对自己竟然这样坦然地信口开河感到恼火。

菊治确实早就打算以京都为舞台创作一部小说。

1 日本京都祇园的饮茶、冶游场所。

可能的话，他甚至想要写一部以祇园为舞台的奢华无比的恋爱故事。这样可以和他的处女作相映成辉，作为更加成熟的成年人爱情小说，说不定能在文坛上引起轰动。

但是，近几年来，菊治和妻子之间从闹离婚到分居，一直就没消停，他根本没有精力沉浸于男欢女爱的世界里。

好不容易从那些麻烦中解脱出来，习惯了独身生活后，菊治又一直为了糊口而写采访报道、为杂志撰稿等，当他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时，已经没有出版社愿意发表他的东西了。

即便这样，菊治仍然没有放弃以京都为舞台写本浪漫小说的打算。实际上，这次来京都，名义上是受旅行杂志之托，来采访京都的茶屋游趣的，但心里也的确揣着顺便收集些写作素材的念头。

菊治再次审视起面前这两位女性来。记得祥子是四十岁左右，看冬香好像比祥子年轻三四岁的样子，大概是三十六七岁吧。

看上去这两位都已为人妻，并且有了子女。祥子穿一身黑色套装，为使端庄的脸型显得柔和些，刘海儿染成浅淡的茶色。冬香穿了一条浅驼色针织连衣裙，披到肩头的黑发包裹着她那白皙清秀的脸庞。

光看外表，祥子是个活泼开朗的人，据说现在还在从事IT业方面的工作。而冬香像是专职主妇，看上去有些内向拘谨。

即便如此，自己也没有在她们面前装相的必要。若是对方向到自己现在的情况，就照直说是受某杂志社之托来京都收集资料好了。

可是，自己却装模作样，信口胡编什么为了写以京都为舞台的小说来采风什么的。

“你这个笨蛋……”

菊治暗自骂了自己一句，这时，祥子问道：“您这部新作会在哪本杂志上连载呀？”

“早着呢，还在收集资料阶段……”

虽是毫无意义的借口，但眼下的菊治只能靠这样虚张声势来给自己打气了。

然而，这两位女士不可能知道菊治现在的窘境。

“我们希望能早日拜读您的新作。如果是与京都有关的故事的话，也离我们比较近。”

祥子就住在京都和大阪之间的高槻。祥子回信里也写了：“从我家到京都二十分钟就到，我去拜访您。”

“我早就想过老师会不会以京都为舞台写一本小说呢，我还和冬香谈起过，是吧？”

听祥子一说，冬香也点点头，说：“我觉得老师您很适合描写京都。”

“哪里，还只是初步的想法……”

“可是，您都已经到京都来了，哪会有错啊。”

两位女士对菊治所说的话似乎深信不疑。

到了这一步，她们的这般真诚反而成了菊治的负担，不过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她们对自己这位作家抱有殷切的期待。

菊治忽然想起了“浪漫的余党”这个词。他记得以前在哪里看过这个名字的小说。现在眼前这两位女士就算得上是“浪漫的余党”吧。

虽说是硕果仅存，但说明自己的忠实读者还没有绝迹。说不定全国各地都有像她们这样的粉丝，在悄悄地期盼着自己浴火重生吧。

菊治正沉思时，祥子爽快地发出邀请：“老师有空的话，欢迎也来我们高槻看看。”

东京出生的菊治，还从来没去过高槻。

“我们俩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就在车站附近，特别方便。”

这两位女士过着怎样的生活，菊治完全想象不出来。

“我们那边寺庙、神社很多。公寓附近有上宫天满宫，那里的树林也很美。”

“你们那儿离长冈京近吗？”

“就挨着我们城市。那边也有以杜鹃花闻名的天满宫，还有很多古坟……”

平安京迁都之前，长冈京的确曾经是都城。

“您来这边游览一下，可能会有些收获呢。”

她们大概是希望菊治创作出一部古代爱情物语吧。

不错，写历史小说算是一个妙招吧。

至今为止，菊治都是围绕自己周边发生的事，描写同龄人的悲欢离合。也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极其真实而直抒胸臆地在作品里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但是，他发觉作品情节与自己太贴近，写作过于私人化，导致他后来的作品落入了俗套。过去，曾经有编辑指出过这个问题，并向他建议过：“你打算尝试一下在小说中再多加入一些虚构的内容，写出更加恢宏的作品吗？”

其实菊治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过一些尝试，可是他总感觉增加了虚构成分，作品的现实感就有所削弱，结果越修改越找不到头绪，最终陷入了迷途。

就在这样的蹉跎岁月中，倏忽间菊治步入了不惑之年的后半程，如今，再去描写自己处女作那样的充满青春气息的感性体验，早已是力不从心了。

必须痛下决心改弦更张了。趁着现在有这份好心情，写写历史小说没准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呢。尤其是平安时代以前的历史小说，属于几乎还没有作家涉足的领域。

菊治不由得点点头，然而，他还是没有把它写出来的自信。而且历史小说在改换写作方向的意义虽具有吸引力，但归根结底不过是追寻曾经存在过的人物足迹，探索他们当时的情感生活，即旧瓶装新酒而已。

相比之下，菊治更想发挥现在自己拥有的悟性去创作各种人物，写出任自己自由驰骋的现代小说。他想要再写出一本像《爱的墓碑》那样的充满炽热爱情的小说。

菊治沉思默想时，祥子担心地问道：“老师您累了吧？”

“没有，不累……”菊治慌忙予以否定，但她们两人还是觉得待的时间太长了。

“咱们也该走了吧？”祥子问冬香，冬香点头同意。

“我没什么事，不用顾虑。”菊治对她们说道。

说心里话，此刻的菊治，巴不得这两位崇拜自己的女性再多坐一会儿。

菊治重新观察起她们两人，想象着她们各自的家庭。

祥子住在东京的时候，就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职业女性，现在好像还在工作，

所以经常会外出吧。和她比起来，冬香给人的感觉比较文静，像是所谓的专职主妇。

今天也几乎都是祥子在说话，也许是初次见面的关系，冬香只是点头附和。

这两个女人是怎么亲近起来的呢？是由于住得近，还是因为孩子而熟悉起来的呢？菊治虽然很好奇，却又觉得不便去打听人家的私事。

还是不要随便打听人家的家庭为好。仅仅被两个崇拜自己的女性围绕着，菊治就已经十分满足了。

菊治看着她们问道：“你们有机会来东京吗？”

“已经很久没去东京了。”祥子回答道，接着又问道，“老师您是住在千驮谷吧？”

见菊治点了点头，祥子对冬香解释道：“那儿离新宿、涩谷都很近，四通八达的，出行非常方便。”

决定分居之际，菊治把他们夫妻住的位于二子玉川的公寓让给了妻子，自己一个人搬到了离涩谷不远的千驮谷。虽说只有一个小客厅兼书房和一个卧室，但位于山手线范围内，去哪儿都挺方便。虽说一位过了气的作家，并非一定要住在这样好的地段，但也正因过了气，菊治更想住在热闹一些的地方。

“住在东京的时候，我常常去原宿那一带，所以对千驮谷有种亲近感。”

“那么，请有机会一定来寒舍小坐。”菊治只说到这儿，便没再往下说。

如果让他从两个女人中选一个的话，他觉得还是冬香更吸引自己。

从外表看，她不是特别讲究穿着，身材也不是那么出众。

然而，冬香面容清秀，眼睛也很有神韵。而且肤色白皙，微微敞开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脖颈，所以才起了“冬香”这个名字的吧。

不过，冬香的言谈举止总显得有些拘谨，不像是那种热情主动的人，即使有许多想法，也埋藏在心里。这种温婉的个性，是此时的菊治最心仪的。

咖啡馆下面就是地铁站的大厅，人来人往，尽收眼底。祥子一边隔着玻璃窗眺望下面，一边催促冬香：“咱们差不多该告辞了吧。”

“我没有关系的。”